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十一回 築香巢又遇新相識 張豔幟更換舊芳名

且說黛玉進了新屋，隨後阿金也到，把東西發了進去，運至樓上。尚未停當，即見家生店內的伙計已將各樣的牀榻、臺椅等物，用了兩三部塌車盡行送來。阿金就命他們裝設，有的擺在樓上，有的放在樓下，倘其中缺少何物，再叫他們添備。草草舒齊，方將木器帳目一算，統共費去了四五百元，如數付清，打發他們去了。又把房金找足，寫了一個租折，交至管門的取去，無容細表。當時黛玉到了樓上，在房中坐定，喚阿金交代道：「故歇只有一干子，哪哼做得開事體？總要去喊兩人來未好。」阿金道：「格是自然。今朝末末弗及格哉，明朝早晨讓我去叫倪格結拜姊妹來，先幫兩三日忙；再到薦頭人家，喊兩個粗做、一個男下底人，讓俚篤樓上樓下，細細教收捉收捉，我末指派指派，奶奶以為哪哼佬？」黛玉道：「好是蠻好，不過忘記仔一樣哉，倪燒飯格灶浪是少勿得格。」阿金道：「我真真忙昏格哉。我有一個阿叔勒浪，亦登堂子裡做相幫格，就勒間搭相近同安裡向，讓我就去喊俚得來。不過，今夜格飯，只好館子裡叫仔罷。」黛玉一聽，點了點頭。阿金自去照辦。不多一回，阿金已把阿叔叫來，即命他泡茶泡湯，直忙到晚上八點鐘，又去叫了幾樣菜，各人用過夜飯，方收拾牀鋪睡覺。

一到來朝，阿金即將結拜姊妹叫了來，又到薦頭人家走了一趟。等到黛玉起身，薦頭早把兩個粗做娘姨、一個男下底人一齊送至。阿金指派他們做事，又領結拜姊妹見了黛玉，方與黛玉梳頭。伏侍已畢，再喚兩個粗做上來，一同將樓上打掃。房間裡面，裱糊的裱糊，擺設的擺設，掛字畫的掛字畫，足足又忙了兩天，收拾得纖塵不染，如瓊樓玉宇一般。黛玉見諸事停當，想起此時我已出來，須將舊姓改去，遮人耳目才是。我素慕胡雪岩的豪富，不如改姓了胡罷。即便吩咐阿金道：「奴故歇住勒間搭，別人問俚姓啥，對俚篤說姓林，亦說姓楊，只說是姓胡，省得別人曉得底細，倒弄得難為情煞格。去關照聲大家，忘記脫仔介。」阿金噢噢答應，自去關照眾人，不提。

又過了數天，黛玉思與月山相會，命阿金前去相請。好得現在無人管束，盡可肆無忌憚，邀他到家裡敘舊，得盡長夜之歡。到了日間，又同他遊園、坐馬車，玩至晚上，無非吃大菜、看戲，除去這幾件，別無他事。那知黛玉貪心未足，慾念倍添，與月山相處了數月，覺得只他一人，漸漸不能滿意。為因月山是個武角色，不肯□□鞠躬盡瘁，雖勝於楊四幾倍，卻有時要推托不來，所以黛玉有心要再妍幾個，始不負我楊家出來一番。

那一天，黛玉又去看戲，見戲單上新來一個名角叫做楊月樓。及至看到他出場，果然人材出眾，相貌超群，而且武藝又勝人一籌。卻與月山合串一齣武戲，相形之下，月山遠不如月樓。遂將愛月山的心，移到月樓身上。但初次見面，難以下手，究不知情性如何，得能如我願否？一時又胡思亂想起來。當夜歸家，雖月山前來陪伴，終覺無情無緒，心上丟不開去。從此後天天看戲，要想將媚術勾引月樓。那知月樓不須勾得，自有弔膀子的手段，膽量比月山更大。雖在那裡做戲，一雙眼睛只向包廂裡溜去，見黛玉夜夜到此，一切舉止行動，既不像人家人，又不是局上，但猜度上去，決定是個淫賤尤物，可以勾搭得動的，不然，為什麼對我眉來眼去呢？故月樓在演劇之時，愈覺賣弄精神，看得黛玉神魂顛倒。那夜回去，即與阿金商議此事。

阿金起初故意為難，後來黛玉再三央懇，又許了他多少東西，方才應允。說道：「倒是一樣勿穩當，格件事體撥勒月山曉得仔，吃起醋來未那處嘎？」黛玉道：「奴是昏脫格哉，搭奴想想主意看。」阿金道：「主意是有一個勒裡，眼睛門前，只推托勒裡生病，讓我對俚去說，叫俚來，如果俚來望，困勒牀浪仔，只說發肝氣肚裡痛末哉。」黛玉道：「格格主意不過一時之計，終勿能長遠格。」阿金道：「起初末實梗，原勿是長遠格呀。奴還有一個道理勒海來，心急，聽我說。前月月山問要借二百塊洋錢，奶奶是應酬俚格。故歇亦開口要借一百，還答應俚格來。據我意見，要搭俚斷格，現在借俚，俚就勿高興來哉。我老實對奶奶說仔罷，格套戲子，有心搭要好，無非想兩個銅錢。借俚末嚙啥，如若勿借，馬上就搭斷絕。我看見仔幾化哉。」黛玉道：「格間話是勿差，只怕俚曉得仔格椿事體，吃起醋來，弄得動刀動槍，叫奴阿要嚇殺介！」阿金道：「勿要緊格，我下文還有法子勒。若然弄到動刀動槍，格是真真嚙法，大嚙趣哉！奶奶嚇，做到格種事體，一末要膽大，二末多費幾百洋錢，包我身浪，太太平平，一貼平穩散，半點風險無不阿好？」黛玉道：「格法子，說仔半日，仍舊細細教說出來，叫奴哪哼安心呢？至於銅錢銀子，奴是勿借格，只要成功就是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我看月山格人，獨想要借洋錢，勿是真心搭要好，格落好商量格。當面末勿借撥俚，只推托自家有病，亦搭俚一淘困，冷疏叫轉去。俚板要火冒，但當時見生病，勿見得馬上發作。等到明朝，讓我到俚屋裡，帶仔二百塊洋錢，比俚討價多點，交撥仔俚。我對俚說，格注洋錢奶奶末嚙不，是我借得來格，皆為搭交好仔一場洛，以後去哉。一來勒浪勿適意，恐怕待慢仔；二來外勢風聲野大，撥勒楊家裡聽見仔，雖說末已經出來，總算坳仔俚格臺，只怕拿倪驅逐，弄得住勿安穩，倒勿局格。實梗一說，俚心裡總明白格哉，即使有點難過，看見仔二百洋錢，自然完結，橫勢勿是搭真心要好呀。奶奶想阿對呢勿對？」黛玉聽他一番說話，暗暗想了一想，雖然不大穩當，也只好如此，慮不盡許多，到那時見事行事便了。故又對阿金說道：「只要辦得妥當，就照實梗說法末哉。」阿金道：「奶奶儘管放心，不過有格場化，心急勿出格。」黛玉曉得阿金能幹，無須叮囑，由他前去辦理便了。兩人計議已定，別無書說。

這幾天，黛玉仍去看戲，阿金做了引線之人，得與月樓通信。月樓是個貪色之徒，自然一說就成，不須費力，約定明日晚上即與黛玉成就好事。不比在楊家的時候，尚有許多窒礙。此刻黛玉心滿意足，早把月山丟在九霄雲外了。但起初月山尚到黛玉家裡，黛玉就照阿金說法辦理起來。月山雖然懊惱，卻有阿金從中調停，送與他二百塊錢，明知黛玉別有外遇，與已絕交，也只索罷休了。按這段情節，若教我慢慢細細說出來，至少也有一兩回書。然妍識戲子一事，目下多得狠，大半都是一樣的，何必絮絮聒聒，徒取人厭呢？況前回已經表過，我這部小說，實為醒世起見，借胡寶玉做個引頭，警戒年少之人，切勿迷戀花叢，當他們有情有義，把黃金擲於虛牝，弄得傾家蕩產，醜名外溢，就是這書的功勞了。不然，變成一部淫書，即使年輕的歡喜看他，豈不自己傷了陰鷲嗎？

閒話少說。仍講黛玉與月樓交好之後，一連又是數月。光陰迅速，寒暑變更。自從在楊四家下堂求去，迄今屈指一算，不覺半載有餘。雖黛玉資財充足，所得楊四之金珠首飾，以及自己私房銀錢，總共計算，不下二三萬金，其餘衣服零星各物不在其內，盡可逍遙度日。然黛玉性喜奢華，一切開銷用度勝人幾倍，加之結識伶人，費去不少，漸漸將現存的銀洋揮霍殆盡，只有金珠等件未動分毫。一日黛玉命阿金前往莊上支取銀錢，及至阿金取了回來，把莊折細細一看，所存不滿千數，自知經濟恐慌，難以持久，心上頗有些躊躇，便與阿金商酌道：「奴自從登勒格搭出來仔，到仔間搭，勿知哪哼，已經用脫仔弗少哉，故歇拿莊折算算，存得有限，倒是日長勢久格事體，搭奴想想看，阿有啥法子介？」阿金聽了，曉得他的意思，就用這迎合道：「我也勒裡想呀，俗語有一句：坐吃山空海要乾。法子是要想一個格。據奴意思，要末仍舊去做。」說到這裡，停住了嘴。黛玉假作不知，問道：「爽爽快快說下去，奴亦勿來怪格。」阿金接著回答道：「要末仍舊去做老本行（讀杭），除脫仔格樣，叫我落裡想得出別格法子介？」黛玉道：「嚙是嚙啥，奴也曉得格，只好實梗。單差一樣勿穩當，撥勒楊四打聽着仔，勿知阿要搭奴尋事？雖則奴也勿怕俚，格辰光當面搭俚說明白格，不過無不憑據，像煞終有點勿局，格末那處嘎？」阿金道：「奶奶放大膽末哉。一來我打聽歇格，現在楊四勿勒上海，據說回家鄉去哉，勿得知幾時出來，一年半年也嚙啥稀奇；二來改仔名字，用老底子格招牌，就算俚曉得，亦坳俚格臺，哪哼好怪介？」黛玉聽他說得有理，也就應允，擇定中秋節後，即在此處懸牌。

其時已至七月底邊，托阿金料理一切。阿金本是熟手，諸事預備毫不為難，又用了幾個大姐、娘姨，幾個鬚腿、相幫，專等節後開張。但懸牌這一天，場面必須廣闊，故阿金同一班大姐、娘姨等輩，四處張羅，凡從前的老相好，以及大姐、娘姨的新相知，個個前去關照。那班富商貴介聽說黛玉改換名字，重墮風塵，大家歡喜無量，欲一睹顏色為榮，所以人人都思報效，預先將和酒定

下，約有一二□起。阿金等歸來覆命，黛玉心中亦甚快活，命阿金去定做一塊特別商標，取名叫做「胡寶玉」。從此之後，書中無「林黛玉」三字名詞，到底叫他「胡寶玉」了。請看官們牢牢緊記，不要看做黛玉是一人，胡寶玉又是一人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好似孫行者搖身一變，把「林黛玉」變成「胡寶玉」了。後來有個妓女羨慕寶玉的名頭，又不便就叫寶玉，因他尚在申江，故取名叫林黛玉，欲思步他後塵，媲美前人，果然有志竟成，芳名大噪，得在四金剛之列，與寶玉後先輝映，至今猶存。他自有本傳，無須在下細表。但同名同姓，易於朦混，不知者即指為今日之黛玉，反謂此事所載，未免傳聞失實，歸咎於秉筆之人，故不得不表而出之，以清眉目，並非在下絮煩，說這一大篇，借以拖長此書，料看官們必定原諒的，則在下幸甚了。

撇去浮文，言歸正傳。寶玉到了懸牌這天，把特別金字商標，是「姑蘇胡寶玉」五字，上面披著紅綢，插著兩朵金花，掛在門前。天井裡面僱了一班燈擔、堂名，甚是熱鬧。樓下中間有相幫等數人招接眾客，也是掛燈結綵，彷彿有了喜事一般。左右兩間，前後均有廂房，故在中間隔開，分四間，以便各客分坐，擺設得整整齊齊，一樣有榻牀、方桌、椅靠等物，都可以擺酒碰和，與自己的大房間差也不多。樓上中間只擺兩隻方臺、一隻大榻，兩旁四把雙靠、六把單靠，並無□分擺設，僅可以吃酒罷了。還有自己對面一間房，雖也隔去一小半，卻收拾得異常清潔，與這邊一樣。惟後面半間，係大姐、娘姨等的臥房，不作別用，除去牀鋪之外，一些陳設都沒有，不比寶玉臥房之內，居中放一隻紅木雕花大牀，用著湖色縐紗帳門，襯著大紅金繡的帳楣牀圍，赤金的帳鉤練條，□分華麗。牀側掛一個大門簾，把前後隔開，前面牀前放一隻妝臺，臺上的擺設無非是自鳴鐘、臺花、銀茶盤、金茶壺、銀杯、銀水煙筒等物。一面是紅木玻璃大衣櫥兩口，一面是紅木嵌大理石單靠、茶几，以及面架各件。居中是大理石方桌，上面掛一盞萬光燈。廂房之內，靠牆擺一隻紫檀□景嵌石煙榻，靠窗放一隻八仙花梨方臺，其餘是茶几、單靠，件件耀目增光，纖塵不染。牆上均掛著名人書畫、大著衣鏡，毫無半些兒俗氣，真不啻瓊宮貝闕，令人目眩神迷。故當時有一首詩，單贊寶玉房中的奢華為他處所不及，其詩曰：

尋訪迷香洞裡花，依稀金穀鬥繁華。

問誰豔福能消受？得人神仙富貴家。

臥房後面，雖說是小房間，也也縷金錯翠，點綴得甚是精雅。況洞窗望去，即是三馬路，又可以遊目騁懷，神怡心曠，還疑別有洞天。可見一樣的房屋，只要粉飾裝潢，便覺有異常光彩，照耀眼簾。寶玉善於修飾，性好奢華，所以不惜資本，造成這花花世界，使人到此樂而忘返。

今日是開幕第一天，寶玉清早起身，打扮停當，四處去看了一看，然後回到房中，恭候眾客駕臨。直等到午後二三下鐘，方聞樓下高喊一聲「客來」。正是：

豔幟重張延眾客，香名復噪播春申。

不知來的是何客人，請觀下回接談。